

新民晚报

琢磨之心

叶振环

治玉为琢，治石为磨。所谓“琢磨”，就是雕刻和打磨。

《荀子·大略》有云：“人之于文学也，犹玉之于琢磨也。”好的文字，往往是反复琢磨得出的。同样，出类拔萃的人生，也常常是被多姿多彩的生活修炼、琢磨出来的。被生活琢磨过而脱落出来的人，才会拥有不同凡俗的精气神，才会拥有美丽的人生。尘世之间，有所成的人，大抵都有一颗琢磨之心。

韩愈说：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意思是成功需要不断地思考和琢磨，不仅仅是把前人的知识装进脑子里，更重要的是善于反刍质疑，凡事必问一个为什么。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“物体降落的速度与它的重量成正比”的观点，提出了“自由落体定律”，就是不迷信，善质疑用心琢磨的结果。一个善于琢磨的人，为了做好要做的事，会自觉地将良好的习惯转化为个人的需要和准则，并用来自配自己的行动，从而融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之中。

光有琢磨之心是不够的，还得看有什么样的心灵走向。有一种人，只琢磨事，不琢磨人；有一种人，只琢磨人，不琢磨事。

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两个职场新人同时进入公司，都做着销售工作。一个言语不多，从走上工作之日起，便做销售收集资料，和客户电话沟通，和同事交流销售经验。另一个呢，则显得八面玲珑，不是夸女同事衣服好看，就是与男同事磨叽闲聊，更不忘抽时间陪部门经理吃喝玩乐，看似颇有人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前者业绩飙升，后者业绩平平。一年后，一个担当重任，一个原地踏步。人事部经理因之感慨地说：“职场新人的首要任务是充实自己，干好工作，做出成绩，而不要将大多数精力花在附和领导和老板身上。他们需要的是多琢磨事，少琢磨人。”

君子做事，小人做人。所谓“小人做人”，是指这类人善于把主要精力放在琢磨人上面。谁有什么背景，谁有什么喜好，谁会有升迁喜事等等，他张口就来。在此基础上有目的、有选择地溜须拍马，投靠依傍。这样的人，从不脚踏实地、专心致志地工作，总想着投机取巧，走“终南捷径”。这些琢磨人的人，在琢磨事的人的眼里，往往被认定为心术不正之徒而敬而远之。

很多时候，亲情也需要琢磨。它们不只适合藏在心里，更需要适时地表达。如何表达，就需要多花点心思琢磨。家人上班前几声温柔的叮咛，下班回家后一个开门的动作……

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反观自己，就更容易看出自己的短板。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，没有走不通的路。遇事善于琢磨，往往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脚步，从而取得步步领先的成功。

正派善良的人，琢磨事；心术不正的人，琢磨人。琢磨事的人，是明智的人，是有理想的人；琢磨人的人，看似事半功倍，一不尽心，就会断送了本应明媚美好的前程。



为航天英雄造像



杨忠明

近日申城处处丹桂飘香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花香，经久不息。这天气给力，还得香上一阵子，人居其中自然受用无尽，这大概是所谓的天香吧。

樗这个字很多人陌生，读 chu，其实是民间的臭椿树，繁殖力很强的一种树，适应在任何环境下生长的树，在乡下再普通不过的树，正是因为它普通才得以枝繁叶茂。春天臭椿树下四处发芽，一根根树苗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地猛长，此时最适宜移栽。刚刚长出的树叶呈

红色，慢慢树叶长大了，边缘又开始呈绿色，红绿交集的树叶仿佛会透气一样的灵性，它不输任何大牌树，它没有繁复的树枝，直直的树干总是傲娇

樗

罗启程

地屹立于树林。树上不会有什么鸟儿驻足安窝，主要可能是体味太大。夏天树下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，只是你得忍受樗虫恐怖的样子，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称为洋辣子，黄黄的伴有黑色的软体动物，浑身毛茸茸的，看起来像老虎皮，除了样子不讨喜，还有只要触碰到它会辣你好几个小时，绝对令你感觉到什么是皮肉之苦。不过它的幼虫还算好玩，在树皮上做一层茧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天地不怕的我们会撕下茧壳拿出幼虫放在手里玩，只见紫红色的幼虫左右摆动，我们嘴里喃喃称之为“东南西北”，就这么痴费，费就是疯的意思。洋辣子最喜欢吃臭椿树叶，洋辣子吃得快，神奇的臭椿树长得更快，看上去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臭椿树这么招洋辣子喜欢，我们也不敢往上爬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招惹洋辣子……

这个世界总是平衡的，或者说对称的，有臭自然有香，有臭椿树自然有臭椿树。臭椿树长得自然与臭椿树差不多，最起码从外观上看有百分之七十相像。臭椿树树干偏白，味道冲人，不讨人喜欢。但是生长快可以做板材，在物质匮乏有棵树很好的情况下，已经很好了，所以基本上臭椿树多于臭椿树。臭椿树味道透着淡淡的香气。每年春天气温一冒出来就被吃货们盯上了，用不了几天嫩



书法 杨延超

静安诗草

福建君序：学理科的我，在交大开了一门文科的《格律诗词写作》，选课的学生都是文科的。六次作业下来，发现有的学生已经初得其味。作为教师，一是要感谢交大教务处，能够批准我“跨界”开课；二是要感谢复旦中文系的胡中行教授，是他教我写格律诗四年。

秋夜行

任向宇

秋风一袭近重阳，小径人稀夜未央。朝露须臾彭祖寿，皆成晓梦枕黄粱。

怀周郎

杨雪琦

初逢讨逆正年少，总角相交志气豪。舒县一离路渺渺，长江几渡浪滔滔。东风火卷赤壁破，流矢帐巡南郡鏖。戎马无心问褒贬，自将顾曲醉醇醪。

秋夜奇雾

汪子峰

墨宇寒轩浮异景，回眸只道月倾池。生烟白玉融天地，泛泪珠心道月倾池。客借游颀项世，土神共起祝融炊。人生已隔千秋去，何复浓愁锁素眉。

“美意延年”（见图），句美印佳，是吴昌硕四十九岁那年的作品。时光绪十八年，岁次壬辰，公元一八九二年。那时，昌硕公已经定居上海滩。

细心的读者一定发懵了——不对啊，陈某人你搞错了，吴昌硕要到一九一二年才定居上海。前不久报上刚登过一篇文章，指责安吉吴昌硕纪念馆“宣统三年（一九一）夏，吴昌硕始脱离苏州公职，举家迁至上海吴淞定居”是错误的。那篇文章说“应该是一九一二年五月”。该文作者“曾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五

美意延年

陈茗屋

日下午，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越兄的陪同下，采访了其父，吴昌硕的孙子吴长邨先生，吴长邨明确地讲：“据我父亲（吴东迈）讲：吴家全家搬来上海，是民国初年（一九一）的五月间”。

我对昌硕公辉煌的艺术成就，一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“文革”中被掠走的一部昌硕公花果册页，小时候就经常拜读，听先严解释上面的题头。但对于岁月日期，也一向并不留意。虽然后来读过一些关于昌硕公的文字，也没去考过几十年他做了什么。有一段文字，记忆却极为深刻——

上海书店出版过一套《民国史料笔记丛刊》，我几乎都买来阅读。在日本的那么些日子里，我不会喝酒，就少了许多应酬，多了一些时间补读年少时被荒废了的学业。那套丛书里有一册孙家振的《退醒庐笔记》，内中有一则《吴昌硕三绝》，说昌硕公和作者在沪南升吉里比邻而居，时在前清壬辰、癸巳间。因此“暇辄晤叙”。他记录昌硕公曾有题折枝菊诗：“吴淞江口海西隅，采菊人归羡隐居。乞得一枝供下酒，《汉书》滋味欲输渠。”这后二句，我一直很喜欢。壬辰、癸巳是哪位皇帝，公元又是几回从未去注意过。仅记得升吉里这一地名，还误以为是现在挂牌的故居吉庆里的旧名称呢。

二十来年前，我收得一张便笺，三行行书“吴昌硕住上海大东门升吉里·安吉吴公馆”。请老师鉴定，是昌硕公真迹无疑。我便开始了疑惑，原来这升吉里在南市大东门外。也就是说，吴公家属在吉庆里以前，是居住过升吉里的。想来是家属同居，否则称不上“吴公馆”。我携了这便笺去拜访过吴家伯

伯（长邨先生），老伯说，祖父（指昌硕公）从来没有住过升吉里，这个地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

看来，吴家伯伯没有读过《退醒庐笔记》。虽然那天我也带了此书，但没有拿出，怕老人家尴尬。孙家振是名报人，主编过《新闻报》《时事新报》等新闻，并非书画界人，没有必要拉大旗，说吴昌硕是邻居以壮门面。所以说昌硕公住在升吉里应该是事实。况且昌硕公自称其地为“安吉吴公馆”，方便别人

联络，绝不是客居几天的朋友家。

“美意延年”款署“壬辰八月”，按时间推，大概刻于升吉里。昌硕公中年时代的作品，精妙绝伦，已臻化境。此印用吴让之的笔意上追石鼓文，富吴带当风的韵致，又现古封泥斑驳苍茫气息。秀美而具震撼力。是其创作辉煌期的辉煌作品。这方佳作，简直无瑕可击，几乎接近完美。其运刀看似毫无心机，肆意为之，其实极具匠心。微妙的粗细变化和神完气足的断断续续，在在反映线条的力度和厚度。整个印面，和谐敦实，既溢书卷气，又富金石气，二气并美。

很多印家都有同感：昌硕公中年时代的篆刻作品韵味无穷，令人一唱三叹。晚年作，虽然也有精采佳构，但微嫌做得过火，破线稍感多余。加上老年假手他人篆刻的不在少数，所以影响了整个晚期篆刻作品的欣赏度。即使是极为著名的“西冷印社中人”，距离辉煌时代的水准，似乎也存在一些距离。

“美意延年”是为“若波先生”所作。应该是吴门画家顾若波。顾氏有声于时，略长于昌硕公。得到此印二

三年后即谢世了，也不过六十来岁。居住在升吉里的昌硕公，正当壮年，创作欲十分旺盛，撰写过许多书画，也曾在癸巳五十岁那年，辑刊自己此前的诗作成三卷本的《缶庐诗》。

刻制“美意延年”的前后几年中，昌硕公还创作了大量掷地有声的篆刻经典作品。有不少款署“刻于沪”。难道在孙家振所说的这二年前后，昌硕公也居住在升吉里？还是居住在上海滩的某个地方？看来昌硕公尚有许多生平空间，待有志于此的专家们去探索研究。吾当翘企而待之。



美意延年



界的旋律与速度……

我不明白臭椿树树干上总是流着树脂，这些树脂比松树油干净，而且颜色发黄，琥珀一样的颜色，甚是可爱。我估计是臭椿树的泪，做一棵臭椿树是多么不容易，它是多么希望人们把它忘掉，至少春天那段时间把它忘掉，它艰难地活着，瘦弱的树干上看不见多少树叶。春天它给人们带来美食，却错过了一次次出头的机会，它鲜有成才的树。但是却能木以不材而寿千年。

臭椿树看似是无用的树，其实不然，椿是吉祥树，椿是长寿的意思，椿一般比喻父亲。庄子《逍遥游》有，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椿可谓知春秋者，不管臭的，香的，好比人生的经历，只有经历了风风雨雨才是完整的人生。

十日谈

孙中山与近代名人

孙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时任京畿警备司令的鹿钟麟，询问病况，嘱托鹿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中山的生命。当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后，冯玉祥异常悲痛，不禁放声大哭，两小时后才经人劝阻。为了悼念孙中山，他下令全军下半旗，国民军全体皆缠黑纱，持服七日并助丧资万元。

孙中山的逝世使冯玉祥感到希望之光消失，中国又要重新陷于黑暗了。所以冯玉祥以后回忆说，他令部队如此郑重地哀哀，是因为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爱国主义，是真正救国的。

明日介绍 孙中山与黄炎培三次短暂的见面。

“你们是世上的光”

刘明兴

孙中山在北京住院后，冯玉祥急切关心其病情。1925年3月2日，不便亲为的冯玉祥派其夫人李德全携其亲笔函到行辕慰问孙中山，信中提到：“兹闻尊体违和，至深系念，久拟躬自趋候，藉聆大教，并慰下怀，只以适染采

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有一件冯玉祥于1925年2月28日赠送给孙中山的丝质绣品，上绣有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”。该绣品是冯玉祥与孙中山友谊的象征。

冯玉祥早年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，在北洋军内部逐渐由普通士兵成长为军事将领。1911年底为了响应辛亥革命，冯玉祥与部分新军筹划了滦州起义并为此还险些丧命。

冯玉祥早年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。1915年10月，孙中山写信给传教士刘芳（因传教与冯玉祥关系密切），让他劝冯玉祥相机在华北起义倒袁。刘芳把信传给冯玉祥看了，他表示用不着孙先

生关照，遇到机会，他会主动这样做的。这应该是孙中山与冯玉祥的第一次联络。此后，孙中山在广州进行护法运动，段祺瑞就调冯玉祥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与孙中山对抗的李厚基。同情孙中山做法的冯玉祥，虽然不敢违背段祺瑞的命令，但却以各种借口要求补充装备和人员借以拖延时间，此后甚至发电主和，呼吁恢复国会，拥护孙中山的主张。孙中山在报上知道冯玉祥的举动后，连忙去信赞扬。

1918年，冯玉祥奉命调往常德。期间，他写信给孙中山表示愿意追随并希望多多指示。孙中山也派徐谦等带着他的亲

芽便被吃货们掰断，过了几天好不容易长出一截嫩芽又会不翼而飞。不过不要紧，臭椿树好像有很多条命一样，传说猫有九条命，臭椿树怎么也有十几条命吧。老家又称为香椿头，头断了还可以长出树头。后面菜园里的香椿树好不容易长到一人高，有一年连树头都给人掰去了，见鬼，香椿树就是这么不容易地活着，它任性地从树杈下再次冒出头

来。由于我家大人也喜欢吃香椿头，尤爱香椿头炒蛋下酒，屋檐后栽了十几株，尤其以门前一棵抢眼，因为在门前天天有人进出，倒也没外人打它的主意，这树倒也长起来了，虽然生长期没有臭椿树快，但是后来居然长到碗口粗细，儿时的我喜欢攀爬，没少爬上爬下，最喜欢的还是抱着树打转，转得天昏地晕，而我仍然死死地抱着树感受这个世

新，未能如愿，私表抱歉，莫可言宣。”宋庆龄亲自接待了李德全，并代孙中山转赠几千本孙中山著作，由李德全带回。冯玉祥将孙中山的这些著作作为全军官兵的教材。此外，冯玉祥还派人手绣“你们是世上的光”赠送给孙中山。“你们是世上的光”一语出自《圣经》。冯玉祥把这句话以手绣品的形式赠予孙中山，暗示孙中山像光一样照亮了黑暗的中国，给人民带来了希望，表达了对孙中山由衷的赞扬。同时，冯玉祥还托李德全赠送一部《圣经》给孙中山，请其日日诵读，祈祷早日康复。

孙中山病情加剧后，冯玉